



後出了「推」月刊是本長壽雜誌，一直出到二〇〇八年四月才停刊，前後出了二十四年，共二八二期。我是《推》的長期讀者，雖沒有訂閱，卻是逢見必買，書架上密密麻麻地排了好幾格，最後一期是二〇〇〇年五月的第七期，即是我的推閱習慣停滯的歲月。一本月刊能連續出版二十多年，非常難得。

量，更見得體。每期《推》的封面均色彩奪目，十分吸引。創刊號分《特稿》、《日本推理小說》、《創作推理小說》、《西洋推理小說》、《長篇連載》和《其他》六部分。《特稿》刊《訪吳宏一教授談推理小說》、《懷念艾勒里·昆恩》等六篇；《日本推理小說》刊出松本清張和夏樹靜子的短篇；《創作推理小說》是鄭清文的《死角》和陳曉的《化妝舞會》；《長篇連載》是倪匡的《異寶》、《其他》則是些推理遊戲；此後多年也按此法分配，間中還會組織一些特輯。

《推》月刊是長壽雜誌，一直出到二〇〇八年四月才停刊，前後出了二十四年，共二八二期。我是《推》的長期讀者，雖沒有訂閱，卻是逢見必買，書架上密密麻麻地排了好幾格，最後一期是二〇〇〇年五月的第七期，即是我的推閱習慣停滯的歲月。一本月刊能連續出版二十多年，非常難得。

### 《推》雜誌

許定銘

我之愛讀推理小說，其實很受林佛兒的《推》雜誌影響。林佛兒是台灣的文藝愛好者，我一九六〇年代即讀過他的散文集《南方的果樹園》，抒情味濃且優美。他一九九九年集林白出版社，於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創辦《推》雜誌月刊，起先是三十二開本，約二百六十多頁，不久即改為大三十二開本，頁數不減，等於增加分量，更見得體。

## 赫德遜河秋色 陳安

兩次赫德遜河之旅都把我帶回了歷史。在羅斯福圖書館，我看見了很多有關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圖片和影片。在乘火車返回紐約途中，我看見太陽正在落下，從赫德遜河對岸的山上落下去，便立即想起了一首歌：「西邊的太陽快要落山了，微山湖上靜悄悄……」——中國抗日戰爭期間鐵道游擊隊員們的歌。在科爾德普林，我在街上遇見一位老人，他正坐在街邊長椅上歇息，在我朝他點頭微笑後，他和我攀談起來，才知他已九十二高齡，來自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和兒子女兒一起來旅遊。他告訴我，他年輕時曾去美國駐華使館當過職員，「馬可波羅橋事變」（即盧溝橋事變）發生時他正在北京，後來隨使館遷往重慶。他還記得一些中國話，會說「你好」、「謝謝」和「再見」。我想，他不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來自羅斯福時代的歷史老人嗎？

人們往往嚮往遠方，嚮往遠方的風光，遠方的山水。筆者身在紐約，嚮往密西西比河，終於去了一次；嚮往伏爾加河，眼看不去了，卻因簽證問題而「夢斷」北歐。嚮往遠方的結果，往往是忽視了身邊的風光，身邊的山水。筆者就生活在赫德遜河的附近，卻從未去好好地看過這條河流，除了曼哈頓西側那一段河面時有所見外，我這個「老紐約」竟從未見過她的（英語中稱河流為「里」）中游和上游。

## 觀弘一法師紀念館及靈塔



弘一法師紀念館位於福建泉州千年古剎開元寺內東側，「泉州宗教博物館」內，為上下兩層仿古樓閣式建築。館前石壇中央矗立着弘一法師半身白石造像，供人瞻仰。弘一法師原籍浙江平湖，一八八〇年九月二十日出生於天津河北區糧店後街一個鹽商家庭，故居稱「存懷堂」，俗姓李，名息，字叔同，他自幼聰慧學，青少年時期都在古屋生活學習，對詩詞、書法、繪畫、音樂無一不精通。懂日、英、意等國文字。一八九八年李叔同移居上海，一九〇五年留學日本，回國後加入同盟會，憂國，憂民，積極投入救國工作，一九二二年，與柳亞子籌組「文美會」，主編《文美雜誌》，並在學校教育人，成為一位博才多藝的教育家、藝術家。

李賢心

一九一八年，李叔同目睹政局紊亂，社會腐敗，加上有一私事煩纏，到杭州虎跑定惠寺廣結佛緣，同年七月十三日在該寺出家，僧號弘一，法名，演音；自此專心深研佛學，書法，講經，說法治學，一九二四年，出版著作《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弘一法師出家後，雲遊四海，傳播佛學，一九二八年入閩，住廈門南普陀寺致力創辦「佛教養老院」，對閩南古剎尤為鍾情，先後在惠安縣淨峰寺、南安縣靈峰寺、泉州開元寺、承天壽居住講經。一九三六年，出版《佛學月刊》、《清涼歌集》，一九三九年在永春縣普濟寺從事佛學著述編《南山律在家備覽》，一九四三年在晉江縣福林寺編《含註戒本略釋》等。弘一法師一生敬老濟貧，指點迷津，仗義執言，抗戰時寫下「念佛不忘救國」警語，贈各眾林寺院，以勉戰國，在各地留下甚多的墨寶和佳傳，成為一代高僧，佛教界奉之為中國律宗十一代宗師。弘一法師紀念館一樓為藝術文化展覽室，展出弘一法師生前二十八幅珍貴的歷史及資料照片，有法師出家前後書寫的書法、詩詞、信件，參加社會活動及多姿多彩的影照，充分體現了弘一法師深厚廣闊的學術造詣根基。弘一法師紀念館二樓為遺留寶物展覽室，展出弘一法師多幅真跡字畫，用過的文房四寶，佛手印章，金石篆刻，所著的書籍，睡的床，蓋過的被，穿過的衣服、草鞋、雲遊用的布傘，藤箱等，充分體現弘一法師生活樸樸，戒行嚴謹的高尚亮節。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農曆九月四日弘一法師在泉州溫陵養老院圓寂，享年六十三歲。藏骨靈塔位於泉州著名的清源山風景名勝區內，靈塔為花崗石仿木結構石室，高十二米，面積五十三平方米，莊嚴肅穆，塔室內刻有弘一法師的青石雕像，雕像為門生豐子愷繪，四面牆壁寫有法師生前的偈語，讀來意思深刻，耐人貼切尋味，靈塔四周古木蔥蘢，鳥語花香，好一處鍾靈毓秀的風水寶地。

## 二十年

顧俊彥

二十年前的一九八八年，我遇到了人生中較多的第一次，至今仍印象深刻。我國援助中美洲安提瓜和巴布達國建一座橋，我受聘作為專家前往該國進行可行性考察。在工作單位內我雖是個小人物，但此前以專家身份參與國內不少工程新技術新設備的鑒定卻是常事，但這次是第一次到外國執行任務，興奮之餘使我感到責任重大。現場考察，與對方有關人員談話後方知任務並不輕鬆，因為建橋所需的地形圖、水文、地質、地電等資料都沒有，這在國內是無法想像的。這些自然難不倒我：用降雨量資料推求設計流量、通過自己實地測量取得一些特徵點的相對高程、通過現場踏勘結合自己經驗確定橋樑的樁基深度；至於地震，因對方缺乏這方面知識而不得不多次為之講解，在臨離開時對方才交來一些零星的資料。最後我撰寫的考察報告得到了外經貿部和受援國的好評，我所在的公司因此獲得了這項工程的承包權，我不但完成了任務，而且結識了方方面面的很多朋友。去安提瓜和巴布達國，來回都途經美國，在三藩市和紐約分別作了短暫的停留。我們這一代人，過去深受仇視美國的教育，改革開放後媒體報道在科技經濟等很多領域內中美兩國較大的差距又使不少人深感自卑，所以出國前告誡自己在第一次去美國時一定要保持中國人的自尊。因此微笑中不失矜持，禮貌中不忘挺腰，逛商場時只看問更不說要買了。現在想來雖不免有些好笑，但也只能這樣，錄之以記述像我這類人的心態和表現吧。不過在美國的所見所聞引起我很大的興趣，至今仍印象深刻。接待我們的一家小旅行社華裔老闆張先生親自為我們開車，他的call機時常會響，不知當時美國尚未出現手機還是張先生沒買手機，反正聽到call機響後他就趕緊停車設法打電話詢問坐鎮旅行社的太太，從而調整他的行程。現在彼此用手機聯繫也許更為便捷，但在二十年前這種能隨時取得聯繫的小玩意兒使我們極為好奇。第一次見到超市確實使眼界大開，這種刺激顧客購物、又能防止有人竊物的做法，不但顯示這種模式創造者的魄力，更顯示其智慧。我們中國能否仿法，什麼時候出現這種超市，我一遍遍在問自己。第一次見到銀行設的取款機，張先生特意拿出自己的卡，為我們作示範並從取款機中取出錢，引起我們很大的興趣，也深感美國科技的發達。飛機抵達紐約上空往下看時，紐約的燈光像一片燈海那樣絢麗，我在想什麼時候我們北京也能這樣呢？二十年後的北京成功地舉辦了無與倫比的第二十九屆奧運會，我雖然沒在此時飛臨北京機場上空俯瞰北京，但我深信北京更加絢麗多彩，光輝燦爛。二十年前，太多的第一次包含着某些苦澀；二十年後，祖國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巨大變化，這使我們振奮之餘，仍須加倍努力，繼續前進。

## 學者的真性情

劉陽

偶然讀到已故著名語言學家郭在貽教授的一個故事。那段動盪歲月裡，許多人忙着打仗，或者無奈於蹉跎命運的播弄，郭在貽卻黃卷青燈，孜孜不倦讀書學習。有一天，他去肉店憑票買肉，隊伍排得老長，他便取出隨身帶的一卷楚辭聚精會神研讀起來，不知過了多久，猛抬頭一看，買肉的隊伍不見了，只剩下他一個人還兀自拿着本書，傻傻站在原地，而家裡也還等着他的肉！「文革」結束後，郭教授憑多年苦讀的扎實積累，寫出了一批極高水平的論著，成為內地研究楚辭學、敦煌學和訓詁學的一流學者。這份成就背後，就閃爍着當年實買肉話語裡後學為之一震的求知精神；雖然在故事主角那兒，一切無非生活態罷了。這使我想起親眼見到的動人一幕。研究生讀書時的一堂課上，國家社科基金中文評審組副組長、頭髮斑白、年已七旬的文藝家王元驥教授，講到藝術形式，講到荷加茲曲線，平素靦腆的教授居然當着一班女弟子站起身，一個側身，足尖微點，舉起《天鵝湖》在黑板前兩臂波浪般上下擺了起來！學生們先一愣，繼而拊掌大笑，在一片笑聲中，教授也不好意思地笑起來。這是被柏拉圖筆下神靈的迷狂利那附了體的王教授！我還記得有一次，大概是講到文學上的隱喻問題，王教授講得高興，又繪聲繪色地講起一個笑話。他問我們：從前有個人怕怕老婆，怕到後來，連茶壺也怕起來了，你們知道是為什麼嗎？我們一怔。卻見教授猛然右臂叉腰，左臂伸直，兩指並攏，作了個朝上指的茶壺造型，「他每看到茶壺那個形狀，就想起他老婆東獅吼的模樣！哈哈……」教授笑得彷彿孩童一般，等我們回過神來哄堂大笑，他已突然岔了氣。「才兼乎趣始化。」清人張潮《幽夢影》中這句高妙點撥，可謂學者們有趣故事的註腳。負笈復旦的日子裡，曾拜訪鄭元者教授，聽他講起求學時一樁趣事，噱然一笑。如今已是人類學美學家的他，二十多年前上大學時卻不是個堂堂課都老老實實聽記筆記的學生。好像是門什麼枯燥的公共課，他上了幾次就神龍見首不見尾，從教室裡消失了。這事被任課老師知道後不免有微詞，同窗一溜煙跑去緊張地提醒當年意氣風發的小鄭，「趕緊去上課吧，不然考試成績可就麻煩了！」鄭元者倒是馬上溜煙去見老師了，不過不是認錯，而是掏出一包工工整整的讀書卡片，上頭正反面一筆一劃寫滿了自己讀《馬恩全集》的摘記和心得，足有一兩千張之多！看得老師傻眼了，終於沒有在成績評定時為難他。「這批卡片，還是專門託人從上海買來的呢！」鄭老師得意地告訴我。事如春夢了無痕。然而當年寬鬆自由的大學風習豈不若有存焉？有些事情，當時遇到了也就遇到了，並不怎麼當回事，過後冷不丁回味一番，卻又似大有嚼頭。會記得，也是在復旦，一個傍晚，吃過晚飯獨自去散步，踱至鹿鳴書店，便習慣性進去逛逛。不多時，我們的副系主任傅杰教授也興沖沖進來了——傅師是這家書店的鐵桿常客。「六點半有個講座，還早，路過，順便進來轉轉。」他照例是邊翻新書邊寒暄，軟語輕柔，翻書的動作卻十分銳利，一看就是道上走慣了的行商巨賈。正談着什麼瑣事，忽見他指着某本語言學譯著的前言，蹦出句：「瞧，現在的人膽子可真越來越大了，竟敢在前言當中寫上如此大刺刺的話——」我循着他的手指望過去，原



弘一法師藏骨靈塔



弘一法師造像 李賢心 攝

陽澄湖蟹到底有多好吃，我是吃不出來的。陽澄湖蟹到底有多貴，這是我知道的，內地二百元一斤算便宜，三五百元一斤也不見貴。按照這價格，一隻湖蟹就是一張百元大鈔，如果弄上一十幾隻湖蟹在地上爬爬，也就是十多張百元大鈔在地上搞演練。這樣的好價格，沒有多少內地人吃得起吧。但且慢，現在只見奶農「殺牛倒奶」，不見陽澄湖蟹蟹人愁眉苦臉。兩個月前，陽澄湖蟹蟹人搞什麼「期貨湖蟹」，杭州人說陽澄湖蟹蟹人真講情，一隻蟹也想學期湖、期金，但現在還是陽澄湖蟹蟹人笑到了最後，當初被斥之為頭腦發熱，弄不靈清，買了期貨蟹的人，現在正在享受類似於中國兩大股市漲停的樂趣。杭州是人間天堂，男人女人都是軟糯糯的，關於吃這件事，一向杭州人比不過廣州人，但關於吃蟹這

件，廣州人在杭州人面前是沒有競爭力的。陽澄湖大關蟹協會年年有統計數據，前年陽澄湖蟹產量是二千噸，被杭州人吃掉了一百噸，去年陽澄湖蟹產量也是二千噸，被杭州人吃掉了二百噸，今年陽澄湖蟹產量一千五百噸，浙江（以杭州為主）訂定了一百五十噸。而廣東整個省才訂了一百二十噸。看完這個數據，我眼前浮現出這樣的一幕：一個水靈靈的杭州姑娘，伸出纖纖細指，「卡」地弄蟹殼，把一個鐵將軍一樣的蟹殼肢解了，張開她的櫻桃小口，伸出紅紅的舌頭，把蟹殼裡的蟹黃「滋滋滋溜」地給解決了，然後又「滋滋滋溜」把蟹腿裡內容物也吸完了。轉瞬之間，桌面之上堆滿了蟹的驅殼。我把這個場景描述給別人聽，對方說他不信。因為這個吃法，這杭州姑娘兒吃一餐蟹食，沒個一二千元拿不下來。要是這姑娘兒每餐都要吃一隻蟹，那她的男朋友（老公）可能破產了。

這就奇怪了，既然陽澄湖蟹一般市民吃不起，但在浙江，特別是杭州，為什麼那麼好銷呢。搞陽澄湖蟹批發的商人說了，現在哪有市民吃得消買這樣貴的蟹，要麼是單位團購發福利，要麼作為禮品送人。而後一種情況，是三五百元一斤的陽澄湖蟹的最終消費者，蟹商們要謝謝他們了。我的腦海中又浮現這樣一幅場景，部分佔用公共資源支配權，可以為他人帶來直接的利益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在西湖的九月風中，坐在家中考究的餐廳裡，紅酒品品，毛蟹刺刺，相當愜意。網絡上有一個網友也是有感而發，它具有幽默細胞。網友說，中國人講食補，一般說來是吃什麼補什麼，螃蟹是橫行的，不要吃多了螃蟹，多了橫氣，那就不好了。話雖逆耳，但要警覺。這陽澄湖蟹本來只是一隻作為食物的蟹，現在不要成為腐敗的蟹。

記得一九五六年大學剛畢業，正等待分配工作，系辦公室要我作為俄語翻譯陪五名學漢語的波蘭學生到華東一帶訪問。到杭州的第一天，杭州市學聯負責人在代表團下榻的賓館設宴洗塵。桌上的菜餚以浙菜為主，其間侍應員端上一碟炸鍋巴，然後遞上紅綠相間的燴蝦仁，碟子頓時發出一陣噼裡啪啦的輕微爆炸聲，波蘭客人紛紛叫停。學聯負責人要我翻譯給客人聽，波蘭客人紛紛叫「天下第一菜」，我按字面如實翻成俄語，客人一面用筷子夾着吃開來，一面讚賞不已。這是我第一次吃到以鍋巴為主料的菜餚。說到鍋巴，我不由得想起小時的一段經歷。在印尼一般人吃的是蒸米飯，蒸鍋外有點像籐條子腳，是以紅網手工敲打出來的，兩頭大，中間窄像筷子。鍋底放水，上層放生米，大米蒸成飯後，蒸鍋下層的糯米可用來製衣服。日寇南侵時，有條件的華人家裏紛紛逃難，由於蒸鍋煮飯吃。米飯煮熟之後，鍋是母親買了一層焦黃的鍋巴。母親將鍋巴收起，於是母親買下細鹽叫孩子們嚼鍋巴充飢，當時物質匱乏，我們吃得津津有味，母親戲稱「逃難餅乾」。說起天下第一菜鍋巴燴蝦仁，還有一段典故，說是有一年康熙南巡，到了蘇州，趕上梅花盛開，於是也帶了幾個侍從從蘇州踏青賞梅。到了中午，康熙飢腸轆轆，但附近又沒有飯館，他們就近找到一農家，看看能否向農家蹭一頓飯吃。剛巧那家人剛吃完午飯，只剩下鍋底的鍋巴，菜也吃盡，農婦只好在河裡撈了一些河蝦燴了一客，湊到先炸好的鍋巴，端給不速之客吃。康熙由於炸子餓，吃得非常香。他問農婦這叫什麼菜，農婦根本答不上來，康熙樂呵呵地說：「就叫『天下第一菜』吧！」

## 天下第一菜



艾京

文中引述古時人們已有吃鍋巴的習慣：「《南史·潘綽傳》：『宋初，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鍋底飯，遺在役，恆帶一囊，每煮食，輒錄其無以奉母。』」梁氏認為，以焦飯奉母，人稱為純孝。梁氏又回憶起當年抗戰時期在重慶吃鍋巴燴蝦仁的陳年舊事。「有餐館將這道菜取名為『轟炸東京』。他的寫道：『這餐館取名取得無聊，取快一時，形同兒戲。也有人說，抗戰時期一切該與抗戰有關，與抗戰無關的東西也要加上與抗戰有關的名義。』從民族大義來看，國仇家恨，加上餐館時時拉一餐也實在解恨！」